

疫散花开爱归来

七年六班 沈怡禾
漳州三中

站在冬春交替的路口,我们迎来了特别的春天,而原本热闹的漳州水仙花海却变得门可罗雀。
时间倒回到那天下午,我与同学并肩走出校门,风很大,天空灰蒙蒙的,树叶不停摇摆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在提醒我什么。
“铃铃铃……”是妈妈打来的电话,她说:“疫情突然卷土重来,市委市政府火线组建“党员抗疫突击队”前往支援抗疫,她光荣地成为其中一员,这一去,短则一两周,长则半个月。我的心里不知怎的,有些难受,不知是担心还是什么,脑子里空荡荡的,在妈妈挂电话那一刻,连句“再见”都没说出口。过了一两天,学校竟也停课上起网课,我知道,这次疫情真的很严重,一瞬间,街上空无一人,昔日人车往来的水仙大街,如今连一声汽笛声都听不见。母亲这一去就是一周,我对她的思念越发重了,每次与她视频通话,都装作没事人一样,背地里都窝在被子默默流泪,相信母亲也是一样吧……当我看见那破旧的小木床、硬邦邦的床垫,心中难免一阵阵酸楚,也不自禁咽了口水,每次通话,母亲都还未吃饭,但总能听到电话那头志愿者们忙碌的声音。
一声“已收到”“已落实”……一句句“已执行”“已完成”……
坚定的嗓音、明亮的眼眸、红袖标红衣服的志愿者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悄无声息地保护着、守卫着我们的家。蓝色的口罩散发着最后的希望,疫情这张巨大的网打乱了人们原来平静美好的生活。父亲工作忙,奶奶火速从老家赶来支援,虽然网课很累,但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那次回南天,全员核酸,闷热的天气以及漫长的等待使不少人情绪激动,破口大骂,志愿者们依旧耐着性子温柔安抚,可你知道吗,他们也无能为力。我透过布满水

珠的塑料帐篷往里看,医护人员仍然穿着厚厚的白色防护服,在五彩斑斓的人群中白得耀眼,白得纯净。透明的防护眼罩渐渐洒满雾珠,变得模糊不清。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几日夜没合眼,也只是为了花开那日……淡紫色的蓝花楹开了……母亲回来了,我捡起地上的花瓣,制成淡紫色的流沙瓶,母亲最爱紫色,她曾说,我穿紫衣好看,我便穿上淡紫色连衣裙捧起流沙瓶,扑进她怀里……
勇士归来日,春暖花开时。此刻,淡紫色的花瓣落在你肩头,夕阳下,蓝蓝的天、洁白的云,蓝花楹轻柔地飘落。顿时,淡紫色的路面上热闹起来,口罩也无法遮住我们绽放的笑容。
花开早,提笔,又是一片祥和……
疫散花会开,花开疫就散!
疫散花开,我的妈妈,我的爱也欣欣然归来!
(指导老师 杨素华)

家那边,有一座石桥
站在流光溢彩的童年里
桥牌镌刻的朱砂,渐渐剥落
留在岁月的影里
不声不响,看着年复一年的时光
悄悄地溜走
也许,从前的从前
它底下流淌着哪一朝代的清溪
上面歇过哪一轮回的明月
听过谁家悠悠长长的渔歌
开满了两岸春野
看过几座低低矮矮的红唇
藏在深深的芦苇中
我折下桥边的白头芦花
在风中荡开满天星
追着路过黄昏的蜻蜓
一晃跑过了好多年
后来的后来,它旁边来了座水泥桥
随风而来的,是水不停息的车流
滚滚奔向丰饶的远方
水泥桥近处,几幢小洋楼新妆成
承蒙着阳光的眷爱
清风明月错落
听闻谁家子折桂烈烈,月蟾宫
哪一户粟米灿灿,金玉堂
石桥边,也开了家大排档
偶尔有人,深夜来访
饮一盏清幽的月光
趁着醉眼,望向天地朦胧呢喃一声:“现在真好啊……”
夜色坠入杯盏,摇摇晃晃
家那边,有两座桥
并肩坐在天高地阔的青春里
石桥絮絮着岁月尽头的云烟雨
水泥桥侃侃着春风过处的新天地
它们会这样一起
直到年轻静止
(指导老师 林丽洁)

桥·岁月乡

高一十六班 魏圣浩
漳浦一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并不居住在漳州,而是居住在宁德。妈妈带着我,居住在宁德。

对于那个地方,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毕竟三四岁的事,谁还会记得呢?

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妈妈的自行车。那时我还很小,妈妈是摆地摊的,每次摆完摊,妈妈都会带我出去玩,那次也不例外。

那天傍晚五点左右,妈妈下了班,带我去游乐园玩。游乐园可真大,各种好玩的设施应有尽有,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跳楼机……我看了忍不住动心。于是,我拉着妈妈的衣角,走进了游乐场,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旋转木马。它颜色很亮,上面坐着好多小朋友,他们一个个笑嘻嘻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微笑。

我拉着妈妈,来到了旋转木马旁,妈妈蹲了下来,温柔地问我:“你确定要玩这个吗?”“嗯。”我点头回答,妈妈牵起我的手,买了票。

旋转木马真好玩,我们玩了很久,一直到太阳落下地平线,妈妈望了望天空,对我说:“太晚了,要不我们先回家好不好?”“可我想再玩一会儿。”我说。“但是已经很晚了呀!”妈妈苦苦地说。“我就是想再玩一会儿!”我要起了小脾气。妈妈拿我没有办法,只得陪我再玩一会儿。

我和妈妈在游乐园又转了半小时,等到我终于肯回去了,出去时,妈妈的自行车不见了。

起初我并不知道,只是傻傻地站

我的心愿

漳州市江滨小学
六年四班 庄家怡

在那,看着一头雾水的妈妈,我很是疑惑,便走过去,用小手轻轻拍了拍她。“妈妈,你在找什么呀?”“自行车不见了。”妈妈着急地说。听到这,我突然想起,妈妈刚才就跟我说了,怕自行车被偷,她没上锁,要我快点回家,而我却死活不肯。我感到很惭愧,便小声嘟囔着:“对不起……”妈妈没有说话,她蹲了下来,摸摸我的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笑容。
自行车没有找到,再也没有找回来了。
妈妈也早已不再骑自行车了,再也不骑了。
我的心愿就是等存够了钱,买一辆自行车送给妈妈,而这一次不是她载着我,而是我载着她!
(指导老师 戴春河)

忽然,电话那头的爸爸开始讲述起他的青春故事,末了,爸爸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加油,爸爸相信你,一定能不负青春。”虽然知晓他看不见,但我依然坚定有力地地点了点头,以此为自己加油鼓劲。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要陪伴我两年的“归属地”——高二(1)班。我小心翼翼地迈入班级,迎着每一位同学的笑脸,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从打扫卫生到排放桌椅,我渐渐平静下来了。“接着,就自我介绍吧。”班主任说道。我的手心不禁又开始冒汗。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自信满满地介绍着自己,我努力平静自己。终于轮到我了……
“大家好,我叫次央……”抬头,我看到了班主任饱含鼓励的眼神,充满爱意的微笑。耳畔是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微笑着走下讲台,走向自己的座位。那一刻,窗外绿树成荫,鸟飞蝉鸣,我知道,我的十七岁,开始了。
是什么时候懂得了十七岁的意义呢?
或许是那晚和父亲的通话;或许是那天紧张到不能自己的自我介绍;或许是那张写满梦想的卡片;又或者是某个蝉鸣的午后,某个睡不着的夜晚。总之,有那么一瞬间,我释然。
十七岁是我的青春,少年本应敢闯敢拼,不畏将来。青春本应绚丽多彩,充满挑战。雪域雄鹰,展翅飞翔。愿每个人的十七岁都熠熠生辉。愿每个人的青春都热烈潇洒。愿我的高二生涯,不负梦想。
(指导老师 郑淑蓉)

沾湿画笔、取颜料、搅……画笔点在纸上,不知该往何处游走,光影掠过纱窗伏在纸上,记忆中的那个人此刻却模糊不清,我努力地回想——那年平平无奇的风带走了那年的6月也带走了那年的她。
照片里的那个人笑容灿烂,手里抱着个娃娃,唯一与记忆不同的就是那开得艳丽的三角梅。她远嫁到外地,但总会回来看看。知道我喜欢吃那里的豆干,所以她每次回来都会捎带给我,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她会不会再给我带来,尽管她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记忆里她总是笑着,每次见我我都会笑得明艳地叫我:“大宝宝,姑姑来啦!”回忆里我们总是那么愉快地相处……但有一段时间,她也是在笑,确是淡淡的,眉间抹着散不去的一丝忧愁,那是她走的前一两个月,也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啾啾啾——”窗外的雨太过嘈杂,一叠乱地砸在我心上,杂乱无章,凌乱了思绪。我起身看了一眼纸上的点,又躺下了。春日的雨总叫我发困。世界上太多事情是一瞬发生的,生死为之一,你未曾想过的,但确实发生了。她是得病走的,一种会在人皮肤上长满红斑的病,红得艳丽。或许是在我眼中过于虚幻,她就好像一缕即散即散的烟,我逐渐地发现挣扎好像挽回不了什么,所以我尝试接受。她走之后我时常梦见她,不知是在弥补之前欠下的陪伴,梦见的都是小时候与她玩耍的画面,她还是笑着。画面场景都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那艳丽的三角梅。可以在马路两旁,可以在家楼下,也可以是在花园旁,她最爱那抹色彩。只有那个梦不一样——那是我最后一次梦见她。画面和每个梦都不一样,但梦里的她,依旧笑着。

的认可尊敬;当崇尚科学已成为娱乐的附庸之时,我想说娱乐信息缓解社会压力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应该关注科学敬仰英雄,关注明星,是我们在生活疲惫之余的一种娱乐消遣。但心怀科学,尊重英雄,却是我们作为华夏子孙应有的本分。否则又有人叹息:“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琐事天下知。”那我今天的演讲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当抛头颅洒热血不再能传颂这个时代的故事时,真的就没有情怀可言了吗?我们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沙尘一并来。在当今社会,亦有人做到在热烈中的清醒,躁动中的自持。台上,镁光灯聚焦的地方,永远是演艺明星的自留地,而幕后,星星之火之间,才是科学家们的耕耘田,逆行者的热土地。
上海,无数人居家隔离,但路上仍有数万外卖小哥、医护人员在为他们忙碌。东航,我们听不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凄惨无奈,却有着数亿人民为他们无声点蜡。甚至于“90后”“00后”,他们也会追随在英雄的灵柩后献花。
老师,同学们!这个时代的家国情怀不是战场上的热血报国,而是每个人都会被所有人心心念念,面对疫情,我们愿意听从国家,愿意付出自己。面对灾难,我们愿意共同缅怀,即使素未谋面。更多时候,人潮汹涌,擦肩而过,萍水不再相逢。但当有人难受,每个人都愿意倾其所有去关心,去帮助。疫情如此,东航如此。当有荣耀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时,每个人都会奉献自己,付出热情,冬奥如此,华为如此。
老师,同学们!何以家?这便是家,四处饱含最真挚的情怀。家国情怀,或许我们并不熟悉这个词,但它却已经汇入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浪迹天涯,因为我们的世界,早已经四海皆为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指导老师 王少辉)



《多福多寿》 彭城实小 五年四班 刘芸菁

(指导老师 柯淑敏)

以国为家 天涯咫尺

高一二班 石储豪
南靖县第一中学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三国》有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便是在这历史错杂、分合之间一路崛起,成就今天屹立东方的一个大国。试问又是什么让中国可以在数次王朝分裂后再度统一,在列强瓜分时未曾崩离析?没错,这便是华夏子孙的家国情怀。
老师,同学们!我们似乎对这个词很陌生。家国情怀?看上去那么高高在上的词语又怎会融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家国情怀,看上去更像是存在于老人口中的传说,是早已蒙上不知几层尘土的“恢复中华”与“保家卫国”,又或者,更像是抗日神剧中脑袋中了三枪还能硬撑着喊“中华不屈”的神话。
这确实令人深思!
一朝登上荧屏,世人皆知;十年专注科研,至今无闻。当科学家的热度不及娱乐明星的零头;当英雄们的努力奋斗得不到大众

“我要走了。”她摸了摸我的脸。“什么?”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留得够久了。但我不会真的离开,你知道的。”说完便转身走进屋里。“等等……”我的手脚支配着我跑去,我努力想抓住,但最后抓住的却是那满手的三角梅和剩下的空白一片——梦该醒了。
我睁开眼努力地从中走出来,眼前朦胧一片。我好像已经很久没为此流过泪了,至少没在人面前流过,那样不只她会伤心。她走了,又好像没走,记忆里的那个人依旧模糊不清,但心里那块空位好像被填满了。是啊,样子我记不得了,但她的笑,我记得。很巧,雨停了,光从云层中闯了进来,带着雨后潮湿的温暖气息,勾勒着画笔舞动的样子。纸上的三角梅在阳光下开得明媚热烈,也正如她的笑一样灿烂。
(指导老师 谢婧焯)

难忘的一节课
漳浦县城南小学
六年级 林书逸

在六年的小学时光里,每一堂课都像一滴水,而那滴水最令我难忘。
那天,雨瓢泼似地下着,无情的狂风吹得窗外的树枝乱摆,我们正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因为,毕业考即将来临,我们已无心再去理会窗外发生的一切。
正当我们屏息凝神地抄写板书时,随着“啊”的一声尖叫,一只蝴蝶飞入了教室。跌跌撞撞的它像一块石头砸入沸水中一般,让教室沸腾了。尖叫的女同学嘴型呈“O”形,一脸惊愕地怔在原地;平日里堪称“采花大侠”的高个男生竟害怕得不停地抖动手中的课本胡乱挥舞:“什么东西啊,别过来!”“班级”轰地乱成一片,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盯住那只蝴蝶。
可怜的蝴蝶挣扎着扑腾了几下翅膀,就重重地跌落在讲台上。正在讲课的老师突然停了下来,放下书本,轻轻地蹲了下来,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仔细端详着它:它的翅膀被雨水打湿了,沉重地耷拉着,它试图努力扇动,终是无济于事。老师用手势示意我们安静,然后悄悄离开教室。
老师刚一离开,教室就像炸开的锅,几个不安分的男生早已将头探出窗外,观察老师的一举一动。突然,他们全都沉默了,目光紧盯着窗外。我也忍不住往外瞧——只见老师轻轻地蝴蝶放到教学楼后的一棵山茶花上。风停了,雨停了,蝴蝶落在花瓣上翩翩起舞,老师笑了,那笑洒落了山茶花上的雨滴……
老师回到教室,严肃而认真地对同学们说:“万物皆有灵性,我们要善待每一个生命。”
这是一堂特殊的课,也是最令我难忘的课。它教会了我们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爱与善良。
(指导老师 阮淑萍)

(指导老师 林丽洁)

三角梅
高三三班 吴淑慧
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并不居住在漳州,而是居住在宁德。妈妈带着我,居住在宁德。

对于那个地方,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毕竟三四岁的事,谁还会记得呢?

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妈妈的自行车。那时我还很小,妈妈是摆地摊的,每次摆完摊,妈妈都会带我出去玩,那次也不例外。

那天傍晚五点左右,妈妈下了班,带我去游乐园玩。游乐园可真大,各种好玩的设施应有尽有,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跳楼机……我看了忍不住动心。于是,我拉着妈妈的衣角,走进了游乐场,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旋转木马。它颜色很亮,上面坐着好多小朋友,他们一个个笑嘻嘻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微笑。

我拉着妈妈,来到了旋转木马旁,妈妈蹲了下来,温柔地问我:“你确定要玩这个吗?”“嗯。”我点头回答,妈妈牵起我的手,买了票。

旋转木马真好玩,我们玩了很久,一直到太阳落下地平线,妈妈望了望天空,对我说:“太晚了,要不我们先回家好不好?”“可我想再玩一会儿。”我说。“但是已经很晚了呀!”妈妈苦苦地说。“我就是想再玩一会儿!”我要起了小脾气。妈妈拿我没有办法,只得陪我再玩一会儿。

我和妈妈在游乐园又转了半小时,等到我终于肯回去了,出去时,妈妈的自行车不见了。

起初我并不知道,只是傻傻地站